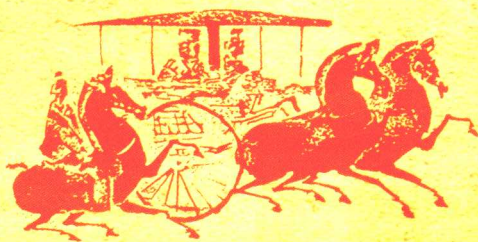


中华经典藏书

陈桥驿 译注  
王东 补注

# 水经注



NLIC2970802196

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藏书

陈桥驿  
译注  
王东  
补注

# 水经注



NLIC2970802195

中华书局

# 前言

《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的著作。从书名来看，此书是为另一种称为《水经》的书作《注》。事情确实如此，三国时期的一位已经不知姓名的作者写了一本名叫《水经》的书，内容非常简略，全书只有八千二百多字，每一条写上此书的河流，都是公式化的：发源、简单的流程、入海，或在何处汇入另一条大河。举条大河的例子，就说中国历史上四大河流之一的淮河吧，从发源、流程到结束，《水经》只写了一百九十多个字。再举条小河的例子，黄河中游古代有一条叫清水的小支流，对于此河的发源，《水经》只说：“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但郦道元为这十二个字写了约一千八百字的《注》文。全书《注》文超过《经》文二十多倍。《水经注》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巨构，是一部独立的古典名著。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527)，在北魏服官多年。当时中国南北分裂，南方是宋、齐、梁、陈四朝相继；北方经过一场混战，最后由鲜卑族的一支称为拓跋的定局，建立一个王朝，史称北魏。但时局也并不太平，郦道元奔走四方，官事匆忙，却能写出这样一部大书，确实使人称奇。据专家们研究，他写成此书为时当在公元6世纪初期。但他本人在北魏孝昌三年(527)被叛将萧宝夤

杀害于阴盘驿(今陕西临潼附近),此书稿本他必不随带而是留在首都洛阳,但洛阳后来在北魏的灭亡中全城焚毁。洛阳在当时是北朝最大的城市,仅寺院建筑全城就有一千三百多座,都被烧得荡然无存。北魏朝廷当然有书库,收藏朝廷的档案文卷和文献,包括《水经注》在内,无疑也都化为灰烬。酈道元写作《水经注》在当时是人们都知道的,按《魏书》和《北史》中的《酈道元传》,说他的著作除了《水经注》四十卷外,还有《本志》十三篇和《七聘》等,而且是“皆行于世”。“皆行于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都已公开出版”。不过当时尚无雕版印刷,只靠传抄流传。像他这样品位的官员,有资格传抄的,除了朝廷以外,也只有少数亲朋好友,所以为数必然极少。《水经注》即使有几部传抄本子,但在洛阳焚毁时,必然与都城同归于尽,如同他的其他著作《本志》、《七聘》等一样。

但奇迹却发生了,在酈道元的几种著作中,唯独《水经注》四十卷,竟完整地收藏在隋朝的皇家书库里,这是人们后来从皇家的藏书目录《隋书·经籍志》中得知的。皇家藏书,当然只能在皇家书库中束之高阁,人们无缘阅读,不知道酈道元是怎样说“水”的?但以四十卷之数忖度,则其书必然是部大书。隋朝藏书当然由下一个王朝接收,所以唐朝的皇家藏书目录《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也都照录不误。而且与短促的隋朝不同,唐朝重视文化,《水经注》一书得以在某种机遇中受到重视。以唐玄宗署名修撰的官书《唐六典》中,记及了《水

经》和《水经注》，说桑钦撰写的《水经》（这是误会，桑钦确写过《水经》，但已经亡佚），记载了全国河流一百三十七条，其中包括长江与黄河。酈善长（酈道元字善长）为《水经》作《注》，引及了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唐六典》所记载的《水经》和《水经注》，都是完整的足本，但从河流的数量来说，《水经注》比《水经》就几乎多了十倍。可惜当时的朝廷书库不是公共图书馆，除非朝廷自己修书，外间人是无缘窥及的。唐朝官修的如《初学记》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之中，才让人们看到了若干《水经注》引用的词句。

有人认为此书在唐末已流入民间，理由是当时诗人陆龟蒙在他的《和袭美寄怀南阳润卿》诗中有一句“山经水疏不离身”的话。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第一，“山经”当然是《山海经》，但“水疏”并不一定是《水经注》。第二，陆龟蒙在当时是上层文化人，他假使通过什么关系从朝廷书库中录出一本，他也只能是“不离身”，无权让他人传抄。所以此书在唐朝末期已传入民间的话并不足信。

北宋初期，宋太宗赵光义很想发展文化事业，要朝中的文人学士用他的年号编纂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在这几部近百卷或上百卷的大书中，引及了不少《水经注》的文字。特别是《太平寰宇记》，这是一部全国性的地理书，全国境域都写到了，而几乎各地都引用了《水经注》的文句，而且引用的文句中有泾水、（北）洛水、滹沱水等现在的本子上所不见的河流，

说明当时朝廷收藏的是从隋唐流传下来的四十卷足本。但是到了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朝廷整理藏书,编制《崇文总目》,发现《水经注》已经缺损了五卷,只剩了三十五卷。现存的此书四十卷,显然是后来的学者在三十五卷中分析出五卷凑数的。所以在宋初编纂的几部大书中所引的不少大河和许多小河,现在的本子中都看不到了。人们有这样的猜测:宋初编纂几部大书,引用《水经注》很多,此书从朝廷书库里取出来,几种大书的编纂人员都要披阅引用,人多手杂,这五卷可能就是在那时遗失的。几部大书编成以后,参引书籍就收回书库,当时未曾清点,直到编制《崇文总目》时才发现缺损之事,到此时已经无法弥补了。清代有些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就以宋初的这几部大书为主,再加上唐朝和以后元明各代引及有关今本不见的文句,补出《泾水》、《(北)洛水》、《滹沱水》等多篇在景祐缺损以前的河流。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所辑的无非是几条字句,写不出酈道元的文采,不免枯燥乏味,令人遗憾。

朝廷藏书的《水经注》流入民间的较为可靠的时代是北宋。当然,初期获得传抄本的仍然是少数上层文化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东坡)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寄周安孺茶诗》中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把诵读此书作为他的一种享受。而在他写作的文章如《石钟山记》中,也引用了《水经注》的文句。苏东坡出生于景祐四年,当时,朝廷收藏的《水经注》也已经只存三十五卷。而他出生后不久,《水经注》的第一种刊本“成都府学宫刊

本”随即问世。这个刊本究竟刊于何年，因为本子早已亡佚，所以无法论定，但全书只有三十卷，无疑是个劣本，苏东坡当然不会用这样的本子吟诵取乐。在苏东坡五十岁那年（元祐二年，1087），一种到明代尚有流传的刊本即所谓“元祐刊本”刊成付印。这种刊本虽然以后也告亡佚，但明代学者有用此本作底从事校勘的，其中如吴瑄刊本至今尚存，我们借此可见，“元祐刊本”已作四十卷，说明元祐年代的这位学者，已把三十五卷分析为四十卷。但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引用的文句，是在《江水》（即长江）篇中的，并不在宋初缺佚的五卷之内，而这段三十多字的文句，从“元祐刊本”到现在流行的各种版本，都未曾收入。说明苏东坡当年所得的钞本，虽然也是景祐缺佚以后的本子，但比以后的本子更为完整。

从今天来说，《水经注》因为它的内容丰富，已经近乎一种百科全书，许多行业的学者，如历史、地理、河川、水利，甚至动植物、矿物等方面，都有参考价值。但苏东坡不是一位河川水利学者，是个文学家，他之所以说出“乐何深”的话，显是欣赏此书的生动文字。例如在《石钟山记》中所引而为现在所失的一段：“石钟山西枕彭蠡，连峰迭嶂，壁立峭削，而西、南、北皆水，四时如一，白波撼山，响如洪钟，因名。”（《寰宇记》、《名胜志》等都引此一段，但以苏引最为完整）就是对此处山水的生动描写。因此说此书现在对学术界的许多行业都有价值，但此书的声名，开始无疑是从它的绝妙文章传播开来的。明末一位史学家张岱曾经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

近时则袁中郎。”柳子厚即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所写的游记文章《永州八记》擅名古今。袁中郎即明著名文学家袁宏道，也以写游记出名，有《袁中郎游记》流传，脍炙人口。但他们都在酈道元之下。著名如柳宗元，为什么在描写风景的功夫上不及酈道元，我在本书中已经举例说明。

自从明朝开始，《水经注》的本子，包括刊本和钞本纷纷问世，研究此书的学者也先后相继，从各个方面从事钻研，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酈学，而且由于研究的内容和目的不同而出现了三个学派。第一个是考据学派，因为此书从南宋以来，经过多次雕版和辗转传抄，到了明代，许多流行的本子，已经到了错误百出、不堪卒读的地步。所以有许多酈学家都在考证校勘上下工夫，最后获得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以朱谋埈为首校成的《水经注笺》，被清初学者称赞为“三百年来一部书”，也就是说在明朝一朝中一切著述中的唯一一部好书。但其实此书仍然存在许多缺陷。清朝初年，酈学家一时涌现，大家各找不同版本，各自深校细勘，特别是乾隆年间出现的酈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中以戴年龄最幼，得以因缘进入四库馆参与《四库全书》编修，从事《水经注》的考证校勘。他以全、赵成果为主要基础，参以其他各本，特别是当时只能在四库馆内见到的《永乐大典》本，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校定了一种受到爱好山水地理的乾隆称赞的版本，随即在皇家出版机构武英殿以活字排印出版，称为“武英殿聚珍本”（简称“殿本”）。此本除了宋初



缺佚的五卷无法弥补外，显然是许多版本中首屈一指之本，以后各省纷纷翻刻重版。民国以后，各大书局又铅排出版，成为此书流行最广、印数最多的版本。虽然此本还存在若干可以继续校勘之处，但总的说来，考据学派的事业已经基本完成。

第二个学派是地理学派。早在明代，已有学者认为《水经注》是河川水利之书，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经世致用之书，其重要性首在河川地理研究。清代持这种观点的郦学家也有不少。最后由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熊会贞师生二人，以地理为主（当然也有校勘成果），编纂成《水经注疏》一书，是所有此书版本注疏量最大之本。他们师生并同时编绘了《水经注图》，书图二者，至今都是研究历史地理特别是古代山川水利的极有价值的版本。

第三派是词章学派。此派认为《水经注》之所以不同凡响，全靠郦道元的绝妙文章，尤其是其中的山水描写。有人竟对此着迷，认为此书除了引人入胜的生动描写以外，没有别的东西。确实，在历史上大量书籍亡佚的情况下，此书能够孑然独存，并且形成一门学问，其开端无疑是因为郦道元的文章出众。如大文豪苏东坡所说的“乐何深”，就是因为此书在词章上让人爱不释手的缘故。直到民国时代，中学教科书上还常常选载此书描写风景的若干片断作为教材，给学生欣赏享受，学习研究。

《水经注》是一部奇书，郦学是一门内容浩瀚的学问。现在除了国内以外，郦学研究早已流向国外，如日本和西欧，都有不少这门学问的研究者，研究的领域极广，课题

很多。但是这些都是郦学家们的工作，不关一般读者的事。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还是苏东坡的那首诗：“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我应中华书局之邀写作此书，目标也是针对广大一般读者，因为此书可以为我们提供文学上的欣赏和享受。清代学者称赞此书的词章：“片言只字，妙绝古今。”《水经注》不同于有些有争议的书，它可以稳稳当地坐在历史名著的座位上，让读者在此书中获得文字咀嚼、风雅追求和情操陶冶的享受。或许也可以提高读者的写作能力，甚至吸引读者从事对此书某些专题的研究。

因为《水经注》有四十卷，其中所记的河流，有的一河分成数卷，有的一河独占一卷，但多数是几条河流合成一卷。从《河水》到《浙江水》（浙江水以下的不计），书中立为标题的河流共有一百二十二条。所以本书每卷都有一个“题解”，把该卷立题的河流是今天的什么河流作点说明。因为此书写作至今已逾一千四百年，除了名称的变化以外，河流本身的变化也很不小。这一百多条河流中，有的至今仍是全国大河，有的已经移动或消失，也有个别在写书时并不存在，所以必须让读者知道。此外就是“选文”，四十卷中，每卷都有几段入选的文章。其中选入最多的当然是“片言只字，妙绝古今”的山水描写。也有一些是以史为鉴，到今天仍然铿锵有声的词句。“选文”之下，我都做了一点“注释”加以说明，王东同志协助我另外做了语词上的“注释”。最后就是每段“选文”的“译文”，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我往年曾邀集几位在文学上

很有造诣的朋友做了这项难事，现在还不得不仍然依靠当年所作的充数，郦道元的神笔，显然不是我们的语体文所能表达的，何况“选文”都是《注》文中的精华。对于这方面，尽管我们曾作了较大的努力，费了不少推敲工夫，但实在是力不从心，只好请读者原谅了。

陈桥驿

2008年3月于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

# 目 录

卷一	河水	1
卷二	河水	11
卷三	河水	17
卷四	河水	25
卷五	河水	36
卷六	汾水、浍水、涑水、文水、原公水、 洞过水、晋水、湛水	45
卷七	济水	54
卷八	济水	58
卷九	清水、沁水、淇水、荡水、洹水	61
卷十	浊漳水、清漳水	66
卷十一	易水、滹水	76
卷十二	圣水、巨马水	81

卷十三	灤水 .....	85
卷十四	湿余水、沽河、鲍邱水、濡水、 大辽水、小辽水、泃水 .....	97
卷十五	洛水、伊水、灋水、涧水 .....	112
卷十六	穀水、甘水、漆水、浚水、沮水 .....	117
卷十七	渭水 .....	130
卷十八	渭水 .....	136
卷十九	渭水 .....	138
卷二十	漾水、丹水 .....	156
卷二十一	汝水 .....	162
卷二十二	颍水、洧水、溟水、潞水、渠 .....	169
卷二十三	阴沟水、汭水、获水 .....	182
卷二十四	睢水、瓠子河、汶水 .....	185

卷二十五	泗水、沂水、洙水 .....	200
卷二十六	沭水、巨洋水、淄水、汶水、 潍水、胶水 .....	210
卷二十七	沔水 .....	220
卷二十八	沔水 .....	228
卷二十九	沔水、潜水、湍水、均水、粉水、 白水、比水 .....	234
卷三十	淮水 .....	241
卷三十一	澧水、涓水、滹水、濯水、淶水、 沔水、潁水 .....	247
卷三十二	濞水、蕲水、决水、泚水、泄水、肥水、 施水、沮水、漳水、夏水、羌水、涪水、 梓潼水、涪水 .....	255

卷三十三	江水	263
卷三十四	江水	275
卷三十五	江水	285
卷三十六	青衣水、桓水、若水、沫水、延江水、 存水、温水	291
卷三十七	淹水、叶榆河、夷水、油水、澧水、 沅水、浪水	304
卷三十八	资水、涟水、湘水、漓水、溱水	313
卷三十九	沅水、深水、钟水、耒水、洙水、澗水、 浏水、溇水、赣水、庐江水	320
卷四十	渐江水、斤江水、江以南至日南郡 二十水、禹贡山水泽地所在	323



## 卷一 河水

《水经注》以《河水》开卷，河水就是黄河。上古的地名比后代简单，黄河就称“河”，长江就称“江”。秦始皇开创郡县制以后，一个地名普遍地分成专名和通名两部分，譬如“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和“丰台”都是专名，“市”和“区”都是通名。行政区域的地名分成专名和通名两部分以后，自然地名也相继出现专名和通名两部分，譬如“燕山”和“八达岭”，“燕”和“八达”都是专名，“山”和“岭”都是通名。河流的通名早期称“水”，黄河称为“河水”，长江称为“江水”，直到《水经注》时代还是这样。到后来，“河”与“江”两个专名，也被人们当作河流的通名使用，如“永定河”、“松花江”等等，现在的“黄河”，“黄”是专名，“河”是通名。“河”与“江”，原是黄河和长江的专名，后来成为一切河流的通名，为时已经很久了。



三成为昆仑丘<sup>①</sup>。《昆仑说》曰<sup>②</sup>：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闾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sup>③</sup>。

《水经》和《水经注》都以“昆仑”开始，卷一之中有“昆仑墟”、“昆仑虚”、“昆仑丘”、“昆仑山”等，而昆仑山至今仍是我国一条重要的山脉。“昆仑”是外来语，成书于战国前期的《山海经》中已有此词，所以这个外来语引入中国很早。因为是外来语，所以“昆仑”一词在各种古代文献中有许多不同的汉译，在《水经注》中，《河水》篇同卷又译“金陈”，卷三十六《温水》篇中译作“金潏”。上面各处的“昆仑”、“金陈”、“金潏”，都作为地名。但《温水》篇也有一个“昆仑”，却是作为族名的。由于《水经注》的《经》文和《注》文，都以“昆仑”开始，所以此词值得重视。不过因为是外来语，因而我们不懂它是什么意思。在《河水》篇同卷中也用梵语对“昆仑”作过解释。这是释氏《西域记》的话：“阿耨达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说明“昆仑山”在梵语中称为“阿耨达大山”，但我们也查不出“阿耨达”在梵语中是什么意思。所以“昆仑”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的语言。像“昆仑”这类已经消失的民族语言地名，在我国至今还有不少。

#### 注释：

- ①三成为昆仑丘：三级的土丘称为昆仑丘。出自《尔雅·释丘》：“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三成为昆仑丘。”晋代郭璞注：“昆仑山三重，故以名云。”意思是说：昆仑山有三级，所以叫昆仑丘。成，级，层。
- ②《昆仑说》：书名，不详。
- ③太帝：天帝。